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四回 小英雄陣前斬白馬 老將軍山下設紅燈

且說平南元帥曹文豹率領十萬精兵，自臨平江上船，大小小艦數千艘，風平浪靜，連夜進發。那日到了姑蘇交界，探子報說：「腰帶山賊頭一名小真龍天不怕，分兵攻打州縣，沿途搶掠，十分猖獗。二名小蛟龍地不怕帶賊兵五千，攻打富陽縣。小白龍衛奕攻打新城縣。小臥龍巴道昨日帶嘍兵五千，攻打昌化縣去了。」曹元帥把手一擺，探子退去，吩咐上岸安營，炮響三聲，高阜處立下大營。元帥上帳歸坐，眾將行已畢，分班站立。曹元帥令眾將上帳，商議道：「如今山賊分兵攻富陽縣等三處，若分兵去救，恐勢孤難以成功。大兵去救一處，又恐別處有失。列位將軍以為如何？」眾將一齊說道：「某等學疏才淺，惟元帥裁決，我等奉命聽遣。」曹元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列位須齊心努力，方保成功。」眾人齊稱遵令。曹元帥點頭說道：「如今山賊分兵四出，山內一定空虛。本帥親提大兵，直搗賊巢。山賊必調三處人馬回山保護，列位卻於中路截殺，本帥再分兵接應，必獲全勝。」眾將喜道：「元帥高見不差，我等遵令。」當下曹元帥發令調遣，令先鋒單守英帶健將十員、三千人馬，在富陽附近埋伏。截殺小蛟龍地不怕。左護軍馬凌雲帶偏將十員、三千人馬，截殺小白龍衛奕，在新城要路等候。右護軍羅風鳴在昌化縣路等候小臥龍巴道。令王芳、史宏各帶人馬三千，王芳接應富陽，史宏接應新城。令健將二十員接應昌化。自己率領大兵往腰帶山來。離山二十里，看度形勢，高阜處安下營寨。早有山寇的探子飛報上山，天不怕親帶二十名頭目、三千嘍兵下山迎敵。賊陣中一員頭目飛馬出陣，手舉大砍刀，坐下紅沙馬，來至疆場，耀武揚威，喊聲索戰。官軍中一員健將挺槍躍馬出迎，戰未數合，大喝一聲，刺山賊落馬。天不怕大怒，拍馬出陣，大叫：「吾來擒你！」健將迎將上去，戰了三合，敗歸本陣。山寇趕來，官軍內兩員偏將一齊撒馬讓過敗者，各舉兵刃，迎住山賊。天不怕挺丈八皂纓槍，勢如驍虎，二將戰他不下，敗回本陣。山賊大笑，喊叫：「為首的出來送死！」曹元帥一見，心頭火起。

拍馬搖刀迎上去，用聲叱咤罵賊人：「少要猖狂休撒野，本帥前來把你擒！」強賊攙馬抬頭看，打量臨凡黑虎神。鳳翅金盔頭上帶，鬥大朱纓罩頂門。螭頭大蓋黃金甲，赤錦征袍蟒戲雲。勒甲絲條連環扣，鏡掛胸前月一輪。弓彎撒袋無窮力，壺中密擺箭梅針。朱紅鞞隱龍泉劍，鞭錘梢帶後鞍心。烏騾馬跑龍分水，偃月鋼刀亮似銀。又見他唇似塗朱面如玉，劍眉鳳目有精神。威風殺氣高千丈，先令敵人懼幾分。山賊連忙勒住馬，小爺閃目看賊人。只見他象鼻盔上朱纓額，雉尾雙飄左右分。紫錦戰袍花萬朵，黑漆鎧甲砌魚鱗。護心寶鏡如秋水，絆甲繚抽虎豹筋。竹節鋼鞭掖背後，雕弓利箭緊隨身。疙瘩臉上生橫肉，凹眼高眉翻嘴唇。黃鬚滿部如金絲，兩耳雙擊少耳輪。身強體壯多驍勇，凶容惡貌似瘟神。二人對面通名姓，山賊瞅空下黑心。鋼槍一顛分心刺，曹元帥招架把刀輪。二馬盤旋交上手，強賊奮勇抖精神。槍如怪莽急又快，不離兩齋與前心。大戰多時無勝敗，元戎腹內自沉吟。山賊力大勇，除非用智把他擒。英雄主意安排定，故意遲挨刀不動。虛比一合朝下敗，賊人不捨緊隨跟。曹元帥聽見鸞鈴聲，他這裡回頭閃目看賊人。

小爺見他追趕下來，遂將徵駒放慢看看相離切近，英雄一帶坐騎，往旁一閃，賊人的馬收煞不住，就跑至曹元帥左邊，英雄把偃月刀舉了個過頂，大喝：「強賊休走，看刀取你！」就砍將下來。山寇正跑，見一片寒光照頂門而來，招架不及，說聲不好，甩開雙鎗，一咕嚕滾下馬來，一個就地十八滾，滾出有二十多步，膽裂魂崩，趴起來往回裡飛跑。這裡曹元帥一刀下去，砍在黃膘馬的後胯，把一匹徵駒剝為兩斷，死在疆場。他那裡頭目嘍兵看的明白，馬上步下，如飛似箭，趕來救應。曹元帥見賊人逃命心中大怒，將刀一擺，揮動三軍，掩殺過來。那些嘍兵不能抵擋，好似滾湯潑雪，鐵楸破盆，三千嘍兵死了二千有餘。直殺的屍橫遍野，血染黃沙。宋兵直逼山下，天不怕剛剛逃回山下，放些滾木雷石，兩點一般打將下來。曹元帥只得鳴金收兵，回營數點花名，一個也不曾傷損。十分歡喜，擺宴慶功。

且說山寇回到洞中，連夜差人飛報去調二大王地不怕、軍師巴道、四御弟衛奕，速撤人馬回山，請軍師迎敵。那地不怕攻打富陽縣正急，忽接了此信，不敢怠慢，連連撤兵回山救應。剛走至半路，只聽得一聲號炮，塵土飛空，一支人馬攔住去路，素羅旗上繡著「大宋平南前部正印先鋒單守英」碗大的十三個金字，旗角下一員穿白小將，手提梨花槍，坐騎白龍馬，十員健將分為左右，排齊隊伍，迎將上來。山寇大怒，催開坐騎，手舉鐵棍，撞了個對面，照著雙印擡頭就打。小爺用槍往上一迎，只聽噹啷一聲，雖然把棍撞開，卻把小爺的兩膀振木，就知山寇力大無窮，只與他戰了四五個回合，便拖槍敗走。山賊一見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黃口嬰兒能有幾合勇戰？也敢與大王動手！那裡走，看吾擒你！」遂縱馬趕來。雙印記得鸞元帥傳授他那三路奪命神槍，要在敗中取勝，遂把白龍馬圈回，鳳點頭的架勢，槍往山賊頭頂上一晃。山賊正跑，見敵人驟回馬，迎面一槍，連忙一抬頭，舉棍往上一迎，露出了哽噎咽喉，小爺把槍一抽，往下一按。

只聽啵的一聲響，山賊的哽噎中鋼鋒。小爺抽回銀戰桿，死屍跌下馬能行。甩掉頭盔披散發，手又刨來腳又登。咽喉傷口流賊血，霎時氣斷赴幽冥。小爺暗念鸞元帥，「多承指教我成功。」為首的山賊剛落馬，怒惱了隨從頭領二十名。齊撒戰馬朝上闖，意欲復仇把氣平。小爺擡槍迎上去，十名健將縱能行。刀槍並舉齊動手，劍戟飛騰各顯能。主將疆場鬥主將，官兵忿勇戰嘍兵。這其間嘍兵久戰多被困，怎當得生力官兵猛又凶。賊首已亡無領袖，眾頭目雖然交戰各耽驚。小豪傑指揮兵將同施勇，賊頭目紛紛落馬喪殘生。正殺之間號炮響，又來了王芳接應的兵。裡外夾攻只一陣，半萬嘍兵死對衝。

那二十名頭領早已了帳，那些未殺盡的嘍兵一個個下馬拋戈，都跪在地下，放聲大哭，齊喊道：「且請饒命，情願投降！」雙印傳令封刀，打得勝鼓收兵。

剛走至湘江驛路上，迎見了一支敗殘的賊兵。原來小白龍衛奕自新城而來，被馬凌雲截殺一陣，繞道逃命而來。又被雙印、王芳迎住廝殺起來。不多時，馬凌雲帶兵趕來，史宏的接應兵也就到了。四員主將、二十員偏將，一萬二千人馬，把賊眾團團圍住。衛奕料難取勝，拔劍自刎。生擒頭目十六名，嘍兵殺其大半，餘者盡已投降。四將大喜，押著輜重器械，急急趕赴大營而來。

且說小臥龍巴道剛到了昌化縣，還未安營，山中飛報來調，說：「宋兵攻山甚緊，大王請軍師速速回兵保守山寨要緊。」巴道聞報大驚，不敢怠慢，急撤了人馬。要走正路，恐有埋伏，遂下令人盡卸鞍馬皆勒口，卷旗息鼓，繞後小路，悄悄回山。自西山口進得去了。羅風鳴等了一日不見動靜，曹元帥差流星馬探得此信，即調羅風鳴等回營。此時雙印、馬凌雲、王芳、史宏都來交令報功。曹元帥大喜，命將生寇打入囚車，死屍裝入木桶，以備回京獻捷。將所得之物，分賞諸軍，眾將功勞寫在簿上。殺牛宰馬，犒賞三軍，擺宴慶功。議定次日攻山。

且說小真龍天不怕因傷了兩個寇首，許多嘍兵，十分驚懼，遂問計於巴道。巴道說：「如今宋兵勢重，主將多謀，料難取勝。死守空山，糧盡必然受困。依臣愚見，淺水非藏龍之所，莫如棄了此山，別圖事業。」天不怕說：「若要走動，宋兵必要追趕，如何是好？」巴道說：「自然不可使他知覺。將金銀輜重打成駝馱，這山空僻處有路，無人知曉。到了西盡頭，出了山口，就是百里之外了。日間潛蹤，夜晚緊走。越過大嶺，連夜速行，渡過瀘江，竟投防風洞王金齒貓王，獻上地理圖，一定收納，借兵報仇，重整大事。豈不是好？」天不怕大喜，依計而行。連夜收拾，用木石塞了山口，山頭虛設旌旗，縛羊打鼓，暗暗而遁。

次日，曹元帥率眾攻山，不見人跡。遂大驅人馬，殺進山來。搬開木石，直至洞口，不見一人。正在疑惑，探子來報：「東、西、北邊俱無動靜，惟南邊幾條路上有隊行人。」曹元帥聞報，連忙傳令放火燒山，拔營起寨，隨後趕來。差飛報知會各州府縣，以便攔截。

且說三賢諸葛城的威遠王九千歲，這日正坐殿上，接了曹元帥的報，欲待親提人馬截殺賊寇，怎奈年過衰，恐不是巨寇的對手，萬一漏網南遁，勾連蠻王，其害不小。躊躇了一回，忽然想起高公乃久當大敵百戰百勝之人，何不與他計較？定有良謀。遂命

召來。高公參了王駕，千歲吩咐平身，遂把山寇作亂，被新元帥搗巢，追趕賊人南遁的話告訴高公，向他問計。

高公說：「若依罪臣愚拙見，此賊主意要投蠻。不須迎截別等路，派精兵埋伏滬江北岸邊。能徵的大將帶水手，扮作梢公藏在船。賊人飛不過滬江去，那裡擒他反掌間。」千歲聞言心內喜，點頭贊歎五七番：「倒是你久經大敵多才智，運籌謀算甚周全。一則是我手下缺良將，我今老邁又年殘。欲令卿去截山寇，切休意懶與辭煩。此賊漏網歸苗地，他必然勾連蠻寇起狼煙。這件軍情關係大，成功孤必奏朝間。不但將功折舊罪，恩召回朝也不難。」高公聞言忙拜倒，「謝千歲鴻恩憐念重如山。為國捐軀臣子分，怎敢灰心不向前！罪臣就此瀘江去，只用精兵三四千。驍將兩員為幫手，藤牌五百數隻船。五百步兵弓箭手，燈籠火把備齊全。千歲城中加防守，四門派將緊關嚴。大科不過三天內，一定生擒巨寇還。」高公說畢一夕話，九千歲滿面含春帶笑顏。

「孤久聞卿家用兵如神，必然言能應口。只是無權不能服眾，且授卿為鎮殿指揮之職，賜卿令箭，有不遵者，即行斬首。」高公謝恩接令，當殿更衣，案旁設坐。千歲命擂鼓聚將。眾將齊至，參駕已畢，王爺當面吩咐了一遍，眾將躬身候令。

當下高公挑了六員戰將，派四員帶兵巡城，四門緊守。又向兩員說道：「二位將軍各帶一千人馬，出南門，在榕樹坡附近埋伏，且看樹上紅燈墜地，便是賊人到了那裡，向前截殺。他若敗走江口，不必追趕，收住陣腳，轉向三疊川小路等候截殺他江口敗回的殘兵便了。違令者斬！」二將領令而去。高公又令鄭安寧帶五百弓箭手，扮作船公，在瀘江船上等候。又令健卒數名，某處候點信炮，某處如此如此，眾將領令而去。高公自帶一千馬兵，五百藤牌，出城往要路埋伏去了。